

布偶



陈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布偶

陈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偶/陈河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302 - 1146 - 5

I. ①布…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6634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布 偶

BUOU

陈 河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8.25 印张 184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146 - 5

定 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如今莫丘经常被一些陈旧的记忆吸引到他以前做过事的地方去，沉浸在一串串的白日梦里。比方说，南方老家 W 州城西街区那一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天主大教堂。从 1973 年起，十八岁的莫丘在这个教堂里当起了修理纺织机的技工。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时期，耶稣基督被赶到大街上流浪去了，W 州里的一部分身份特殊的人用巧妙的方法和理由占据了那个空穴，办起了一个小纺织厂。于是教堂庄严的大厅中央摆满了一台台绿色的 1511 型织布机，轰轰隆隆，飞纱走线；侧翼迷宫似的回廊里则布放着一排排 1332 络筒车和纬管车；而那个高高的圣坛成了修理技工的地盘，上面放了台虎钳、C6-17 型车床和一排工具箱。莫丘每回走进教堂里上班，震耳欲聋的织布机声就会弄得他像公牛一样兴奋起来。他挥动着活动扳钳顺着纺织女工的屁股兜着圈子，随便挑几个螺丝紧一紧，或者往那些窟窿里加点机油，然后就坐在一堆松软如梦的棉纱上，瞪眼看着女工们在高得令人六神无主的白色穹隆下、在织布机排成的矩阵之间蚂蚁般地跑来跑去，并随时准备听从她们的召唤去修机器。这样的工作条件虽然很简陋，可毕竟让他第一回成为了工

人阶级。况且有那么多迷人的女孩子，还有手里那一把深受她们欢迎的活动扳钳。莫丘当时感到：他想成为一个男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莫丘早已远离故国，栖身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边上的维克斯堡小镇，正在渐渐老去。可随着时光流逝，城西天主教堂在他的记忆中反而愈加清晰。他时时会想起它的伞状顶层，装饰着宗教图案的梅花大柱，华丽庄严尖塔式的六层钟楼，中门上方的弧形玫瑰窗和门楣，以及坐在回廊中部给人看病的厂医裴达峰医生。裴达峰医生给莫丘留下的印象那么的深，好像他就是这座沉默而庄严的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裴医生所处的走廊两面是高高的石壁，一面的石壁上开着一扇扇带尖顶的高窗，窗叶上嵌着七彩玻璃；一面石壁上绘满了圣经故事画，长翅膀的天使在飞来飞去。裴达峰医生端坐在这里，腰板挺得笔直，头颈伸得长长的，眼睛闪着亮光。在他的座位的对角线上，有一架停止摆动了的英国大座钟。莫丘有一次问过裴医生，为什么他不坐在办公室里面，非要坐在这阴冷的走廊中间？裴医生说这条走廊里时常会涌来一阵阵神秘的气流，提醒他某些东西正在逝去，某些事情正在到来。说话之间，裴医生指着走廊的石壁说：瞧！那气流又来了。他这么一说，莫丘真的感觉到有一阵凉飕飕的气体拂面而过，他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裴医生身材高大，戴着一副黑边的眼镜，头发卷曲眼窝深陷，模样有点像不久前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他虽有古典的外族容颜，可总是穿着一身对襟的中式衣裳。裴医生除了对气流特别留心，对角线上那座停摆了的英国大座钟也是他的珍爱之物，他常常要花很

多时间将它的乌檀雕花木壳擦拭得锃亮。这个钟的表盘上的指针永远指着零点七分。有一回一个手痒的女工将指针拨到了下班的时间——五点半。(谁会不喜欢下班的时间呢?)次日一早裴医生立即将它拨回原处。当莫丘看到他擦拭座钟时那副古怪而高雅的神态，总感到他好像就是这架座钟的精灵。只要他钻进雕花木壳内部，表盘上的指针一定会咔嚓咔嚓地走动起来。

时常有人来找裴医生看病，大部分是女工。她们来看病时，神情举止好像是赴一次重要的约会。她们会把工作服脱下，梳洗打扮一番，换上自认为好看的衣服，然后才会幽静地出现在环形回廊。这时，从尖顶高窗投射下来的七彩光线涂在她们的身上和脸上，又在石板地面上画出她们的影子。她们有点拘束地坐在裴医生办公桌的一端，顺从地听任他把脉。裴医生会把听诊器伸进她们的怀里，还会用他低沉的声音问一些问题，她们总是低声而略显紧张地回答他的询问。有的时候，她们会跟着他走进设在回廊一侧的医务室内部，那是一间垂着紫红色丝绒布幔的密室。这密室原先是神父听忏悔时的隐身之所，现在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供裴医生检查病人身体之用。莫丘偶尔经过这里，在密室之外听到里面的宽衣解带声和含糊不明的笑语，就会有一阵强烈的热浪从腰肢间往上涌。这不仅是因为青春期的心理躁动，还掺杂着一种因不同经济阶层身份而引起的敏感和自卑。

莫丘那时所效力的教堂工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它是由一群归国华侨、工商界人士及他们的子弟凑钱办起来的。按莫丘父亲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公社。莫丘常常从他们之间的交谈中得知某某人在国外有几万英镑存款，某某人有多少资产冻结在国

家银行，更让他吃惊的是裴达峰医生拥有一座古典式的花园。每天一上班，工厂的铁门就紧紧关闭起来了。这铁门是用五毫米的钢板做的，有两丈多高，顶上排着尖叉子。某日，传达室人员忘了给大门落锁，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光可鉴人的昌恕厂长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不过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大部分时间带装甲的铁门关得密不透风，连门外震天响的批林批孔口号也传不进来。于是，在这封闭的世界里，他经常听到一些刺耳的声音：小姐、太太、早安、Goodbye、Thank you。一位解放前在上海开纱厂的老先生，每天一上班就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一位新加坡归来的太太，有一回居然教小女工们怎样描眉涂红。但是当下班铃声打响铁门敞开之前，那个开过纱厂的老先生就飞快地扒下西装，套上一件退色的旧军衣，急匆匆混在一群同样神色紧张的工友中间向大门外的世界走去。

然而莫丘并不是华侨子弟，更不是原教堂神职人员的后裔。他能进入这个纺织厂是因为他的父亲的职务。父亲以前在地委组织部当科员，“文革”中站对了队伍，有了小小的提升，这段时间的职务是华侨事务管理处的主任，这是他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这一年，华侨纺织厂这班人已经在一起干了好几年，需要买一些新机器。他们计划自己筹集资金。每个华侨出一万元人民币，然后带一个子女进去工作。他们把集资报告上报给任侨务处主任的莫丘父亲审批，并主动给了一个免费进厂工作的名额。父亲当时正为莫丘高中毕业没工作大伤脑筋。莫丘那时刚从学校出来，年纪十七岁，身躯还细瘦，可身材已拔高到了一米八三，唇边长出细须，喉结也开始凸出。这个年纪正是青少年的黑暗时期，最具破坏性。他那个时候整天和一群打篮球的小子们泡在一起，是市里青少年篮球队的中

锋，整天还做着去省专业队打球的梦想。父亲起初对华侨纺织厂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复杂的地方很不放心，可最后还是让莫丘去了。父亲别无选择，否则莫丘将待在家里坐食他并不很多的薪水。

那一批和莫丘一起进厂的华侨子弟有三十多个人，男的只有两三个，其余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莫丘不大明白为什么都是女的。大概是纺织厂需要女工多一些吧。其次可能是那些华侨人家把男孩子千方百计送到国外去了，女孩子在出国的事上则多些周折。莫丘被分到准备车间做保全工，就是跟班为那些做络筒和纬子纱线的女工们修理机器。莫丘跟一个师傅学了一个多月之后，就马上单独跟班了。络筒车连接成一长条，两边站着穿围裙戴白帽的挡车女工，看起来和过去的电影《包身工》里的画面差不多。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他和这群女孩子一起做了大半年的工，可是和她们从来没有正儿八经说过话。那个年代男孩女孩之间有隔膜。在学校里是这样，想不到进了工厂里还是会这样。他唯一不需要隔膜的女工是车间的班组长董和梅。董和梅是老女人了。其实也不是很老，才四十岁不到吧。董和梅是那种样子丑陋可又特别喜欢打扮的女人。她最大的特点是皮肤奇黑，黑得出乎人的意料。她的牙齿有很多犬牙，眼睛像猫头鹰。但是她的头发做得很好，有一串串波浪。那个时候理发店是不做烫发的，是她自己用铁钳在煤球炉上烧热了烫起来的。莫丘听说她的父亲现在还在美国得州那边。董和梅是在本地农村出生的，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到过外国，可是她的样子就好像她母亲被黑人干过了才怀孕生下她似的。董和梅爱笑，笑起来露出一大排白色的犬牙，巨大的乳房抖个不停。但有时她会哭的。有一次，她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条毛料的裤子。那种毛料叫凉爽呢，非

常贵重。那时的裤子要烫成四条柱子才叫好看。董和梅家里没有熨斗，拿到厂里去烫。可是厂里的熨斗功率很大，烫过之后裤子有点发硬。穿到身上后，一抹竟然碎了，膝盖处露出一个大洞。董和梅站在那里，马上哭了起来。她哭的样子像个孩子，嘴巴大大咧着，眼泪哗哗就下来了。后来她哭得太伤心了，竟然倒在地上打滚，滚来滚去气厥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原来她有癫痫症的。这个时候裴达峰医生走了过来，大家马上安静下来。裴医生叫大家把董和梅抬到他的医务室里去。莫丘当时正在场，也过去搬起董和梅的一条腿。董和梅死沉，大伙好不容易才把她平放在医务室里那张单人床上。然后裴医生让大家出来，让他来处理。

那天董和梅在裴医生的治疗下，慢慢苏醒了过来，不久后不声不响地出来了，脸上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莫丘很多次看到女工从这个密室出来，都带着一种庄严的感觉，似乎刚从一个神庙里祭献过了似的。而裴医生那时则端坐在走廊里，承受着走廊里那气流的侵蚀。他的脸被气流的刻刀刻出了一条条生硬的沟壑，让他看起来像个石像。裴医生是个严格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女工的健康秘密。同样，他也严格保守了自己的秘密。人们只知道他是单身，可不知他是否结过婚，是离婚了还是丧妻？他的家世他的个人经历一概没有人知道。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血统，莫丘后来知道他是在德国出生的，母亲是个德国人，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个鹰钩鼻子。裴医生一定是住在城外很远的地方，他也是骑自行车来上班，可这是一部英国的“蓝翎”牌变速自行车，用的是邓禄普轮胎。莫丘进工厂好久以后，才隐约知道了他的住家是一个庞大的花园。那是一个没有具体地址的地方，是在城

外边一大片的郊野山林里。对于莫丘来说，这个花园好像是非人间的，好像是在月亮上的，至少也是在巴比伦。没有人会贸然前往裴家花园做不速之客，要有正式邀请才能前往。而这个邀请一年只有在春天的某一个满月之夜才能发出来，人数也会限制在十来个人。能否收到裴医生的邀请是全厂人员极为关心的事情。很多人在5月过后就会对下年的聚会怀有希望。他们在长长的一年里会力图表现出高贵的品质，以招引裴医生的注意。之所以会这样，全在于这个聚会的神秘感。被邀请者似乎恪守着同一规则，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对他们的聚会作丝毫描述，这自然倍增了聚会的诱惑力。事实上，一些受邀者回想自己身历其境的那一晚，就好像是在一间电影布景棚里度过的，似真似假，似有似无，他们即使花上十年的时间也无法弄明白在裴家花园的那一晚真正发生了什么。

裴医生通常是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开始遴选下一个聚会的名单的。因为莫丘看到那个时候，在他的那辆“蓝翎”牌变速自行车的车头篮子里，会放着几束白色的花，透着扑鼻的清香。这是梅花，也叫腊梅。由于当时领袖毛主席那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的诗词，梅花那时居于百花之首，是一种政治花卉，君子兰五针松走红那是后来的事。裴医生会把这几束花送给一些人。这些人通常会兴奋得脸色发红，收到了腊梅通常预示着今年的聚会有希望参加了。莫丘起初并不知道里面的奥妙，居然不知好歹地向裴医生讨一束腊梅花。隔了一些日子，裴医生果真带了一束雪白雪白还带着绿叶的花束给莫丘。莫丘如获至宝，把这珍贵的腊梅拿回来插在水里，因为他想把这花送给另外一个人。但是晚上父亲回家时看到了这束花，一脸不快，厉声问莫丘：这白桃花从哪里来的？莫丘忙说：这

是腊梅花，傲霜斗雪的梅花知道吗？父亲训斥道：你真没用，居然把白桃花当成梅花。那时外面正在放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电影里面有个女特务叫白桃花，所以父亲疑心莫丘是用这束白桃花做地下接头特务勾当似的。第二天，莫丘问裴医生要真的梅花。裴医生大笑着说：梅花已经谢了，现在只有白桃花了。

莫丘向裴医生要这束腊梅本来是想送给那个名字叫柯依丽的小女工的。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心思全拴在了她的身上。

柯依丽进厂比莫丘要晚好几个月，而且她进来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从来没见过她人在哪里。那些新来的小女工非常的安静，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唧唧喳喳的，好像在进厂之前给洗过脑。新来的女工进厂后，通常不会马上去做挡车工，而是会先去做一段时间的辅助工。莫丘知道有柯依丽这个人的存在是在某一个上午工厂突然停电的时候。纺织厂里的噪音非常大，在车间里时人们得大声叫喊才能相互听得见，所以大家练得嗓门特别大。这天突然停了电，大厅里顿时显得安静极了，感觉就像大水退潮了似的空空荡荡。但是噪音突然消失之后莫丘听到有一个唱歌的声音出现了，是一个女孩子的唱歌声音。大概她唱得高兴了，忘记了停电这件事，以为还是机声隆隆人家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唱的是一首波兰民歌《杜鹃波尔卡》，“文革”中，年轻人都传唱着这些外国民歌。她在唱着：小杜鹃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看你鼻子朝天，永远也挑不着。咕咕，咕咕，奥迪里，奥迪里……她的声音很尖细清亮。在烦人的织布机噪音消退之后，这样的歌声特别悦耳动听。片刻后歌声戛然而止，大概那唱歌的女孩明白过来停电这回事了。

那天厂里很多人都听到了这歌声，大家都抬起头来朝教堂大厅

的楼廊上看，说着这是谁在唱啊。这些人中间也包括了莫丘。莫丘觉得这突如其来的歌声如仙乐一般好听，而且他对传出歌声的教堂楼上部分早就十分好奇。对他来说，教堂的楼层部分是禁地。打他进厂的时候昌恕厂长就强调过没有批准谁也不能爬到教堂楼上去。到现在为止，莫丘还不知道通往楼上的楼梯在哪里呢！正当大伙在猜测楼上唱歌的女孩子是什么人的时候，董和梅过来说这是红玉的女儿柯依丽唱的。红玉的女儿柯依丽和哑巴的女儿在楼上挑选棉纱。最近场地不够，厂长临时让她们在楼上开一个地方工作。哑巴的女儿也是哑巴，不会唱歌的，所以一定是红玉的女儿唱的了。停电只持续了十几分钟，很快又是机声隆隆了。人们开始了干活，不再关注这件事。只有莫丘，眼睛还一直望着教堂楼廊上的雕花栏杆。

莫丘对于教堂楼上的兴趣由来已久，因为从这里一直往上走可以通到高耸入云的尖塔顶楼。莫丘居住的 W 州的建筑非常低矮，只有五马街一带有一些四层老房子，最高也不过五层。城里最高的建筑就是城西教堂的十字塔楼了。从松台山看过去，这个教堂的庞大建筑体像是一头巨大的狮子一样，而周围那些灰暗破败的青瓦屋顶则像是羊群绵绵不绝。莫丘早就听说这个教堂是外国人建造的。这件事他没有疑问。但是他觉得奇怪的是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一定会有很多的外国人住在这个城市里的，要不然他们建那么多的房子干什么呢？外国人为什么要居住在这里？为什么要盖那么多的建筑？而最让他难以想明白的是那些曾经在这里居住的外国人如今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要遗弃他们建造的房子，离开这里呢？在莫丘的少年时期，他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可是，他却能感觉到外国人的

存在。证据是他春天到郊外钓鱼，在将军桥边看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此界。这个石碑让他觉得这个城里一定还有外国人，他们想到乡下去，这个石碑会拦住他们。少年时的莫丘的脑子里充满魔幻精灵，在他的想象里外国人就像是外星人，有无穷的魔法，可以变成各种形态藏匿在城市里。他进入了外国人建造的教堂当工人时，地面一层的建筑已成了车间，看不出什么神秘的东西了。但是楼上那被雕花栏杆包围的部分，还有从这里通上去的塔楼，塔楼上的大钟，是他无法接触到的。那是禁地，厂长明令不得上去。对于莫丘来说，越是不能去的地方会越是想去。他常常会看着教堂的穹顶发呆，想象着楼上那些空间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就是楼上的部分是无人区，是那些壁画上的天使鬼怪们居住的地方。可现在突然出现了一阵银铃般的歌声，怎能不让他越想越邪乎呢？他幻想那塔楼上一定是关押着一个被巨人妖怪掳走的公主，她有着迷人的美貌，夜莺般的歌喉，还有尖刻的坏脾气，一个哑巴的女仆在伺候着她。那些日子，莫丘的心思老往那教堂的高处飞，眼睛也不时会往楼上面瞄。

终于有一天，莫丘收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任务。昌恕厂长说楼上的日光灯坏了，挑选棉纱的女工太暗了无法工作了，让他上去修理一下。莫丘说怎么才可以上楼呢，他不知道楼梯在哪里啊。厂长说楼梯在棉纱仓库的里面，仓库保管员知道的。于是莫丘到工具库的傅西科师傅那里领了一支日光灯管和斯达脱（启辉器）。他还是第一次进入棉纱仓库，发现这里棉纱多极了，堆得像雪白的小山一样，那个通往楼上的梯子几乎被棉纱覆盖了，只在中间留了一条小道，没有仓库保管员指点的话他还真找不到。莫丘小心翼翼地拿着

长长的日光灯管，像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手执爆破筒一样爬到楼上，看见楼上也堆满了棉纱。他找了一圈才看见有两个女孩像是鸟雀一样待在一个鸟巢一样的棉纱堆里。她们没有看见这个闯入禁地的人。在楼上，纺织机的声音被放大了，根本听不到人说话和脚步声。莫丘一直走到了她们的旁边她们还没看见。莫丘一眼看出其中一个是红玉的女儿，因为她和她母亲很像。她还是没看见有人来，她在明亮处，莫丘是从灯暗处走过来的。她正在工作，眼睛看着手里的棉纱，手在翻动。她一定还在大声唱歌，在机器声中虽然听不到歌声，可她的嘴巴无声地张合着，样子很滑稽，像是岸上的鱼，或者是面部神经出了问题。莫丘走到了纱堆跟前，她们才吓得跳了起来。

“我是厂长派来修日光灯的。”他大声说。看到她们还不明白，他举着日光灯管，指着头顶上方的灯管。她们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

莫丘发现要更换日光灯管，他得站到她们的工作台上才能够得到。他马上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难堪的问题。他很为自己露出了脚后跟的袜子破洞和臭气浓重的脚丫子难为情。在换好了日光灯管之后，还发现自己的潮湿的脚印不可磨灭地继续留在台子上。不过，他脱在地上的回力牌球鞋给他稍稍挽回一些面子。

“你这鞋子上怎么印着红字啊？”柯依丽大声问道。她指的是他鞋子上印着市少体校的字样。

“那是我球队里发的鞋子，公家的。”莫丘说。一说到篮球，信心回到了他身上。

“我听说厂里有个家伙去杭州参加过篮球比赛，原来就是

你啊？”

“我就是那个家伙。年初去杭州打过全省少年篮球赛。”

“我认识你的！”启辉器跳了几下，灯光又亮了。柯依丽见他修好了灯，有点高兴了。她比他想象中的要瘦，脸色白皙，皮肤下面的蓝色血管隐约可见，眼睛边上还有黑圈。她对着莫丘耳朵大声说：“我从楼上看见过你。从楼上看起来你没有这么高啊。你真的会修理机器吗？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是个机修师傅的，好像是在装模作样哄人似的。”

哑巴的女儿一直坐在那里，她先天没有听力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柯依丽和莫丘笑。

柯依丽可能在这阁楼里没人说话闷坏了，话特别多。她问莫丘楼上沿着走廊一大圈那么多的房间是干什么用的，他去过没有。莫丘说他从来没有上过楼，也不知道有那些房间。她说她去看过几个，有的是空的，里面堆满了杂物。还有一些是上着锁的，从门缝里看好像是有人住过的。莫丘问她知道不知道通往塔楼顶部的楼梯在哪里，她说不知道。她曾经去找通往楼上的楼梯，可那些黑洞洞的房间她不敢进去。再说她也不敢独自爬到塔楼顶上去，万一上面有蛇怎么办？莫丘问她想不想爬到塔楼上去看看。她想了想，说你要是敢上去我也跟你去。她还答应她会去把楼梯的入口找到的。

莫丘在上面待了大概半个钟头，心里有点害怕下面的人会闲话他在上面这么长时间不下来。他说自己要下去了，柯依丽说你过几天再来吧。你要是不来，我就对厂长说你没有修好灯，让他派你来返工。不，不，这样不好，干脆这样，你在下面能看到我的这盏灯吧？你要是看到我的灯不亮了，就来修好了。

那后来的几天，莫丘的心思完全拴到了柯依丽的身上。他一直在注意着上面的那几只日光灯，希望会灭掉一只，那样他就可以有理由再上楼。可是这段时间这几盏灯就像永恒的真理似的一直没有扑灭。

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那电灯还是好好的。莫丘觉得那灯没有坏掉一定是中了巫婆的魔法。他在绝望中度过了半天。午后时分，他再次抬头看时，发现一个日光灯管真的不亮了。他马上进入了棉纱仓库。那保管员问他干什么，他说楼上的灯又坏了，得去修一下。保管员以为又是厂长让他来的，就放他上去了。

她已在等待着他，这一回，两个人已经有了老朋友一样的感觉。那个哑巴只对着他们笑着。她拖着他的袖管离开工作岗位，带他去看她刚发现的通道。那个通道的地面也是堆满了棉纱，楼梯外边有一个楼梯间，上面挂着一把锁。柯依丽说自己本来以为无法进去，可她碰了一下锁，那锁就开了，原来这锁早已被人撬开过的。莫丘把那个小门打开了，原来这通道是通向塔楼的旋梯。虽然上升的楼梯布满了灰尘，不过还是结实的。不久之后，他们就爬到了塔顶，坐在顶部的一个小平台上。天空很蓝，白云飘动，城市都在眼下，大部分是黑灰色的瓦背，一点也不漂亮。几座小山像几个小土堆。稍远处是瓯江，江上有好几条大轮船。他们认得那一条白色的大轮船是开往上海的“工农兵 18 号”，以前叫“民主 18 号”。

“我去过那里！看到没有，江北岸那边山上的白水溪。我小时候春游去的。”柯依丽快活地指着远方。莫丘看到了远处的山上是有一道隐约可见的白水，那个地方他也去过。有一个瀑布和水潭。

“那地方其实不远，过了江走一个多小时不就到了？”

“可那是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柯依丽说。

“这怎么可能？你难道连到乡下学农、学校里的野营拉练都没参加过吗？”莫丘说。他读小学和中学时学校里经常有这些活动的。

“没有参加过。我小时候很会生病，一生病就会发烧好几天，所以我妈妈都不会让我到外边去。想起来现在都可怕，小时候我老是要吃一种退烧的药水。那药水的味道难吃极了，我一闻到气味就会呕吐。”柯依丽说。

“我小时候最怕的是春天时候身上会生出一排排红痘，很痒很痒，现在想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我一点也不喜欢小时候的事情，老是很倒霉的。”

“可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日子。那个时候没有事情要你去考虑。”

“难道你现在要考虑很多事吗？什么事？国家大事？”莫丘说。

“其实也没什么事。算了，不想它了。哎，你看，瓯江上的那条轮船真大！”她指着远处。

“那大概是一条外轮。最近几年经常有外轮在港务局里停靠的。”

“真的很奇怪，坐上这么一只船，就可以到达外国了。哎，你说外国那些名字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会叫葡萄牙呢？是那里的葡萄长牙齿呢，还是那里的人的牙齿像葡萄？”

“不知道。不会是这个意思吧？要不西班牙怎么解释呢？”

“以后我会去很远的地方的。我妈已安排好了，要让我到葡萄牙去。一个叫里斯本的地方。”

“你们家什么亲戚在葡萄牙？”